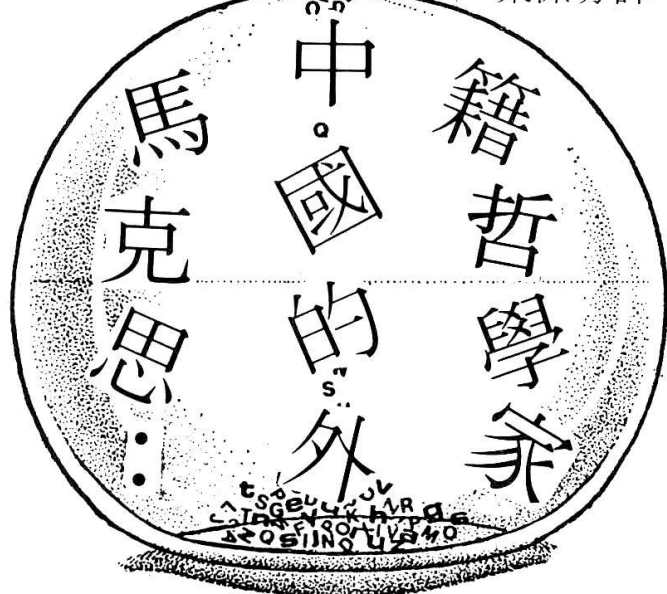




顧汝德著
梁潔芬譯



中國共產黨現正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及這個檢驗，馬克思逝世一百年來仍未產生有說服力的證據，去證明他憧憬的未來是致富的捷徑。不管奉馬克思主義為圭臬的執政黨所領導下的國家有什麼其他優點，單在經濟上，它們便比不上非共產工

業國家所享的經濟成就。聲稱奉馬克思為開山祖師的政治形式，始終找不到解決貧窮問題的對策。

依馬克思模式所組成的社會所產生的挫折和失望，並不因此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為一些西方及亞洲民主地區內的知識份子，資本主義只是一個充滿缺點，且在倫理方面難以自圓其說的主義。多年來，這些知識份子首先向蘇聯、繼而向中國尋求憑據，去證明他們可以找到一種既可獲致經濟增長又不損害人文價值的主義，以代替資本主義。（註一）但紀錄却說明：由共產黨運作的經濟表現，遠遜於資本主義國家；而移民又由共產國家，不斷湧入被馬克思主義者所伸斥的「資本階級民主」社會去。

天主教會內的知識份子，也同樣表示要尋求資本主義的代替品；為此他們被納入馬克思信徒的行列。早在五十年前，他們已不懈地去求證，什麼理論是馬克思從天主教中古世紀哲學思想轉借過來的，不過，這種說法已遭受強烈的反對。（註二）無可置疑，從歷史上看，天主教會一直強調：人類的經濟關係不能任由市場的供求自行調節，亦不能把牟利動機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戰前曾閱讀范勳寧（A. FANFANI）所著的「天主教、基督教及資本主義」（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的人士，不難想像到天主教在中古時代，已首先倡導國家干預經濟事務，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便是依照這條路綫努力。直至梵二公會議前為止，這種中古世紀的思想仍遺留下來，成為神職人員教育的一個必要部份。這使我們了解到：為何馬克思主義的對天主教國家吸引力，與對基督教影响的地區相比，有顯著的差別。誠然，

國家有責任去干預貿易中的剝削，去遏止富豪利用較貧困的人為自己服役。這主張已成天主教文化的一部份，縱使人們對此教誨破壞多於遵守。在這點上，很多天主教革命份子就相信他們與馬克思的信徒，有很多共通之處。

雖然如此，幻想的破滅畢竟難以抗拒。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比應有的水平低，喪失個人的大部份自由。可能這些國家現在的生活，比先前政權下的生活，較有改進；也許他們為了創造光明前途，需要犧牲。但事實上，作為聚居地而言，東德比西德慘淡荒涼，蘇聯並沒有如美國一樣受着無數冀望享受高度科技社會繁榮的非法移民的困擾，而中國的辦事效率也遜於日本。

然而，馬克思不單宣揚富有革命性的政治，還使全球的自覺受到不少衝擊。以過份簡單的術語來說：馬克思使富有思想的人自我覺悟，使他們對自己的動機屢屢感到內疚。馬克思的人類行為理論，對歷史政治的客觀分析所產生的衝擊，像似佛洛伊德的心理學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甲君有反映特權階級背後的自私態度嗎？乙君有支持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擴張主義者的野心嗎？有否運用表面無私的動機去掩飾不健康的下意識傾向？當我們大多數人清楚瞭解這些疑問的真實意思時，亦應肯定這些態度對分析國家的動態和商政界領袖的行為十分有用。

誠然，對於剝削他人而圖利的隱密意念產生醒覺，以及對於不同社團所追求的實際利益渴望認同，兩者都是掌握現實生活的有用方法。但大多數天主教徒會拒絕接受共黨所採用的階級分析和階級劃分做法，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原罪觀」地把一些人預定為趨向罪惡的人。同時，馬克思的技術，對於欲

脫離自己的根源和社會關係的個人傾向，雖是一項有用的審核，但馬克思在這方面的貢獻，不應被人視為倫理上的發現，因為正如 MORISHIMA 所說，（註三）馬克思主義最後會縮減成一系列等號，它對知識的貢獻甚有賴於我們如何運用它。

那麼，在中國的情況下又如何呢？標誌出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的大事是：中共整黨，以及使「鄧小平文選」成為這次大規模整黨運動的意識形態的基本課本。中共沒有忽略這次百年大慶。大量文章面世，都是關於馬克思在形成中國革命思想上的價值，以及馬克思主義在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但這百年大慶仍未符眾望，因為未對在中國情況下的馬克思主義來一次公開的重新檢討。

為了種種實際理由，中共視宣傳鄧小平對中國的現存問題及未來展望的看法，比宣傳馬克思更為重要。黨在一九八三年的願望是：鄧小平能滿足他們對新意識形態的需要，以化解由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所產生的問題。再者，群眾已變得對毛澤東時代所經歷的一切有醒覺，因此鄧氏中肯而新穎的評論，有助共產黨在群眾中重建意識形態的信譽。

一群中國作家曾以坦率的言詞，討論了共黨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如何被文革、被外國思想和生活方式、以及被黨本身的錯誤所侵蝕。官方評論員（比如：汝信）却強調馬克思主義應堅苦作戰，以期在今日中國建立治權。（八三年七月二十日的《人民日報》）換句話說，今天的中國人不再像一九六九年以前一樣，對馬克思及其理論懷着理想主義者的態度了。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均無助於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之堅信，也無助於引用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言論的人。

一些玩世不恭的中國人認為，就算把大部份馬克思的言論從官方的文章中刪去，也不會影响原文的內容或意思。在一九七六年前，這類評論難以被接受，因為意識形態是當時政治的最主要指標。但長久以來，有些中國人對馬克思覺得不太順眼，因為他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扯不上關係，他的作品寫於很久以前，涉及的地方不但很遙遠，而且與中國的實況甚少相似。

實際上，馬克思的「舶來」成份，也許成為他對中國所作的最大貢獻，（沒有它）中共很可能像亞爾巴尼亞及北韓的執政者一樣，將黨變成窄狹的國家主義組織，無法與外間世界達成協議。但由於堅持馬克思傳統，也為了與蘇聯苦辯以證明自己那套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中共就得將這套內容充實的外國理論，置於中國思想深處。事實上，現在亞洲及世界其他各地區，不少社會都具有

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及態度；這說明了現在統治中國的這套哲學，正與一套國際熟悉的學術體系聯絡起來。

所以，馬克思可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末期中國的主要人物，因為他為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套非共產國家亦能懂的思想及詞彙。不管喜歡與否，馬克思主義必使中國成為更廣闊的國際關係的一員，不會被自己文化的包袱及叢生的問題囿於一隅。

現任中共領導人認為，為了保持對外實行門戶開放政策，國家必須正確地闡釋馬克思主義。這種看法很有意義，也非常恰當，因為馬克思本人也代表了不願為國界所囿：他是一名德籍的被放逐者，在英國寫作，他的思想首次在俄國取得勝利，現在又深植在中國的憲法中。

（附註請參閱本刊頁 72）

